九旗古義述

古王者建國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以變民視故賓祭師田修禮敷政咸以旗章爲尤重肇自虞夏爰迄有周三統循環五德更王於是有五旗以上法天官下應方色章物燦然義咸有所取非苟爲別異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而巾車陳路建五正旗其文制昭晢不可增省先秦西漢儒家大師如子夏叔孫通梁文之修爾雅毛公之傳詩尙能識其大略東漢以後說經者寖失其義以汝南許君北海鄭君之精博尙不無舛牾如許釋旃勿二丈皆未得其本制而鄭以旜物旞旌各別爲旗皆無畫章又以旜爲郎大赤與大白大麾應三代正色亦皆別爲旗爾雅之旐旆則爲喪旌咸不在九旗之數而旗識古義沈霾千載矣自是以降劉成國孫叔然郭景純以暨賈孔義疏率敷闡鄭詁無所匡益而司

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旗物錯文互見鄭君不得其說則歸諸常變空賓之異禮堂弟子如趙商輩已疑之宋元迄今說禮者閒持異論然皆未能有所發明余前箸周禮疏深善槃齋金氏禮箋說知大赤即鳥旟大白即熊旗大麾即龜旐合之大常大旂而方色大備又攷正旞旌爲諸旗之通制其說皆致塙顯於旜物旐旆猶沿襲舊釋而於司常旗物則以爲賓祭厲路建旗之法與大司馬四時大閱治兵之禮異近儒懋堂段氏墨莊胡氏皆宗其說余初亦無以易之竊念師田之建旗所以表事章信叚令如鄭君及金氏說應時更建變易無方則是適以滋惑於理難通況諦審司常建旗一經明冠以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云文義本相承貫而金氏強析章句以王建大常以下爲更端別起不冢大閱爲文其

說尤牽强揆之私心終未能釋然也積疑匈肊於今廿年庚子之夏識輔告譽

鑾輿西狩余里亦伏莽竊發邑城戒嚴索居無憀憂憤怫鬱輒耤溫習經疏以自遣偶紬司常大司馬經注尋繹之綜覽舊詁疑牾益甚迺取詩禮爾雅諸經與九旗相涉之文悉心校覈竊疑詩干旄明箸旄旟則是鳥旟注旄不涉通帛而毛傳則云大夫之旃此案之鄭義必不可通者也鄉射禮記說國君獲旌于竟則龍旜既爲通帛何因復有龍章此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爾雅之釋旐云緇廣充幅而縿之以旃士喪禮不命之士銘旌以緇爲正幅而赬末末今文又爲旃赬末既有旃文則緇正必傚旐制此與雅訓適合而案之鄭義亦必不可通者也因其參互之迹以尋其閒罅覃思累日

始較然得其緦理迺知周之旗物名九而正唯五五旗之外
更無它旗所謂旜物者猶今
國徽之有正有鑲實爲諸旗之通制旜純而尊物駁而卑王
侯孤卿尊則建旜大夫士卑則建物而自命士以上斿皆依
命數唯不命之士無物則叚旐物而小變之去其斿而屬以
旆此其塙較也若然旜物與旞旌不過就五正旗而別異之
精縿斿之通雜注羽之全析以別嫌辨等爾金氏既得之於
旞旌而仍失之於旜物則其疏也執是例以求之則知司常
大司馬兩經文小異而義大同司常曰孤卿建旜大夫士建
物而大司馬統晐之曰百官載旟則知孤卿所建者爲旟之
旜大夫士所建者爲旟之物也司常曰師都建旗而大司馬
分稱之曰師都載旜鄉家載物則知軍師大小都所建者爲

旗之旜家邑所建者爲旗之物而鄉復卽司常之州里則知其所建者又爲旗之物也更以是推之詩禮爾雅則亦無不可通干旄之旗毛傳以爲大夫之旜卽司常之孤卿建旜上大夫卽卿鄉射記國君龍旜卽司常之諸侯建旂蓋孤卿所建之旜卽旗而諸侯所建之旂皆旜也爾雅旐旆卽雜帛爲物之別制故士喪儗之以爲無物者之銘旌則知緇經異色亦卽雜帛之搞詁矣蓋諸經之不可理董者以是求之而犁然若引弦以知矩益信古經文例縝密非綜校互勘未易通其條貫也旣櫽栝其略著之疏而以二千年承譌之舊義非反覆辯證無以釋學者之疑故別述是冊以究其說首舉司常大司馬九旗五正以著其等例而旁及爾雅常旐鄉射獲旜士喪銘旌諸文以廣其義證其它名制無關指要或舊釋已詳

咸不箸於篇世變紛亟舊學榛蕪獨褢遺經無從質定安得精究禮學如金氏者與之榷斯義之是非哉光緒辛丑孟陬瑞安孫詒讓

九旗古義述

釋九旗五正弟一

瑞安孫詒讓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巾車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斿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鄭注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爲縿斿則屬焉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大赤九旗之通帛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

金榜云王朝有大事陳五路於九旗取五大常爲日月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

白夏黑有虞氏之旂以青歟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於縿是大常纁色象中黃之色也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

案九旗名制備於司常綜而論之其正旗唯五曰常曰旂曰旗曰旟曰旐五路之所建也五者隨章異物其曰旜正字作旃周禮从或體作旜今各从其舊曰⿸㫃勿經典竝段物爲之爲縿斿之異名曰旞曰旌爲注羽之異名四者卽就五正旗爲之別異乃旗物之通制非於五旗之外別爲章物也五旗備五色大常爲最尊其色纁亦與周之正色相近次則大旂爲虞制色青次大旟爲周制色赤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旟依輈人斿數旟當尊於旗司常大司馬旟列旗後文不次也故謂之大赤次大旗爲殷制色白吳語王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章注云熊虎爲旗足證鄭用絳帛之誤故謂之大白次大旐爲夏制色黑謂之

大麾五路所建卽正旗五亦非別爲旗物在司常九旗之外也自鄭謂九旗帛同用絳又誤釋大赤爲通帛之旜以是推之殷大白夏大麾皆色別無畫章咸九旗所不數於是五正旗之外旣別有旜物旞旌又增大白大麾二旗而周遂有十一旗徽章古制殽亂甚矣金氏本陸佃呂大臨陳傅良等說辨正五正旗及大赤大白旞旌諸義其說皆致塙而於旜物尚沿鄭說之誤今通攷諸經知五正旗應五方色不可增省旜物爲五旗之通制旣不得妄分而旞施爲麾物之別制又不得誤合而後詩禮羣經之義乃可通學者必知此而後可以辨九旗之物矣

輈人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

龜蛇王引之王宗涑並謂當作旐是也

枉矢以象弧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旗師（當作帥）都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皆放其星龍旂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

金鶚云司常交龍爲旂卽左青龍也熊虎爲旗卽右白虎

也鳥隼爲旟卽前朱鳥也龜蛇爲旐卽後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矣左氏桓二年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若然大常必畫北斗三辰謂日月北斗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七星之旗七星卽北斗也

案五旗分象五官星象崔靈恩陳祥道江永並據鄭以釋曲禮四旗其說亦致塙金氏又以招搖爲大常畫北斗義尤完備此亦足證正旗止有五不當別有旜物等也又依金說畫招搖者唯大常而崔靈恩則謂四旗皆有畫星不知塙否據國策齊策說魏王建七星之旟此或爲朱鳥宿之七星旟屬南方正象鶉火也則似四方旗皆畫七星但曲禮義究當以金氏爲正耳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注云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金榜云綏即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旂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

案此即旂旐旟旞四代旗章也禮記文本無誤鄭讀以虞夏互易非是又鄭意以大白大麾並爲旜之異制又以綏爲唯有旄羽而無縿斿亦皆不塙詳後以上四旗魯用王禮得備四代旗章唯無大常蓋其尊無上雖公侯不得建也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

也周黃地之道也　又云旂章夏以日月尙明也殷以虎尙威也周以龍尙文也

案司馬法此文卽據旐旗常三旗言之明三代旗章皆有畫章以緇旐爲玄者玄緇色略同故通言不別周黃卽指大常纁縿與爾雅同此三旗以通三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黑統旗黑正白統旗白正赤統旗赤與此相應若如鄭說九旗同用絳又以周大赤爲通帛之旜與殷大白夏大麾同無畫章則周旗不得有玄白黃三色而夏殷旗又不得有日月虎龍諸章周旐無日月蓋夏制本有之周以日月畫於大常故它旗不以是爲章耳亦足證其誤

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

穀梁昭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諸侯置三麾楊士勛疏引麋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

案大戴之五色卽五正旗各應方色與月令五時旗同此可證司常注九旗帛皆用絳之誤穀梁天子五麾亦指五正旗言之與巾車陳路建旗正同諸侯三麾則於五旗中去二其一蓋爲大常以其爲王旌非侯國所得建其一則不審何旗明堂位魯備四代制則是有四麾似乎諸侯不得有此但依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旂禮等通例上得兼下則以下四旗諸侯宜得通用蓋陳儀衞則止設三旗不得備陳之耳

釋旜物弟二

司常通帛爲旜雜帛爲物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

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索旜物者五旗之通制巾車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皆旜也左傳之少帛（卽小白）王制之小綏（卽小麾）皆物也凡五正旗各有旜有物通帛者謂以同色之帛爲縿斿縿與斿上下通一色也雜帛者謂縿與斿異色上下色相閒雜旜純則尊物雜則卑敘爵則尊者建旜卑者建物表事則大者建旜小者建物故鄉射記說國君射獲旌于竟則龍旜卽大旂之爲旜制者自鄭誤以旜爲不畫者則龍旜之文不可通矣物之別制末有爲燕尾者（詳後釋爾雅旐旆）與旜物恆制絕異古經典別謂之旆（司常大夫士建物王朝大夫自四命以下則物亦有四斿三斿一斿之等但旆末爲燕尾斿則不爾此其異也士喪禮銘旌不命之士雖無物亦有一旆）自鄭誤以通帛爲無飾雜帛爲雜色飾側而五旗之外別增三旗於是司

常大司馬建旗載旗兩文舛迕不合此必不可通者也
又案大赤爲周當代之正旗必無反不在五正旗之內者
皆由鄭不知旜物爲諸旗之通制故有是誤說也雜帛亦
非徒側飾之異詳後
爾雅釋天因章曰旃郭注云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
之周禮曰通帛爲旃左傳僖二十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與郭說同
案旃即旜之正字凡旜有縿有斿而必同色故曰因章謂
縿斿相因不閒以他色也郭釋爲不畫亦沿鄭及孫叔然
說之誤不知因章猶司常云通帛章即謂帛色非畫章若
云不畫便成無章何得云因章邪
又案詩鄘風干旄首章云孑孑干旄次章云孑孑干旟三
章云孑孑干旌此謂建旟而注以旌旄即大司馬之百官

載旗司常之斿車建旌也毛傳於首章云孑孑干旌之貌注旌於干首大夫之旃詩曰旌曰旟曰旌而無旃文毛知爲旃者蓋以彼旟即大夫所建之旃實隱據司常孤卿建旜大司馬百官載旟兩文爲釋卿亦上大夫故毛曰大夫之旃是五正旗皆有旜毛公固知之故於傳特著此語以補其義西漢經師詁釋精審非後世所能及也

又案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置旃以爲轅門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褐纏旃以爲門而國語齊語說周襄王賞齊侯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韋注謂渠門即建旂爲門今攷五旂唯旟色赤彼赤旂與龍旂不同龍旂色青當即巾車之大赤亦即司常鳥隼之旟而置旟爲門又即穀梁毛詩之置旃爲門綜合諸文知諸侯田獵即以大旗之旃表門

則天子田獵以旃表門不知用何旗或郎用日月之大常與

說文㫃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䩞重文旜或从亶

案曲柄之旃經典無見文未知許說何據漢書田蚡傳列曲旃顔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旃蓋漢時有此說竊疑曲旃卽鄉射禮之鴻脰蓋杠首曲而旁出以縣弧繆者此實諸旗之通制不徒旃有是制亦非專爲大夫之禮也依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旃非大夫所得建蘇林引禮或據上大夫卿言之與

又案孟子萬章篇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趙岐注云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旍旌有鈴者旌注旌竿首者左昭二十年傳則云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二文小異以孟子攷之以旃招虞人蓋大旍之旃不注羽旄者士以旍則旍旃有鈴亦不注羽旄大夫以旌亦仍是旍旃但注羽旄以示別異大略如是此皆別有取義與建旗物等衰不同左傳唯大夫用旃餘皆不用旗物則傳聞之異爾

說文勿部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重文㫃或从㫃

案勿卽物之本字物爲旗旟旐之通制則不定三斿許據字形釋之實非通法也依爾雅旐旆之制則雜帛當爲上

下幅異色許云幅半異似謂縿幅亦中分半異恐古制未必如是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許云州里所建州里即鄉也

釋名釋兵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也通皆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劉說略本鄭義但物依鄭正幅爲赤縿而以白縿飾其側說文糸部素白致繒也依許義則幅半異不著何色依劉說則以雜色飾側爲燕尾又與鄭小異然皆與經義不合又司常大司馬並不云將帥建物劉說亦恐有誤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案綏麾字通大綏即大麾亦即龍旐之爲旜制者小綏與

大綏相對葢卽旐之爲物制者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與王制畧同

又案凡旗物竝以旜物分大小如大白大赤大麾爲旜小白小綏爲物是也據王制說則諸侯旗亦有爲物制者但不常用耳

周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　又云斬二女縣諸小白　又云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孔晁注云素質白旗

案大白卽熊旗之爲旜制者牧誓謂之白旄旗亦注旄羽也小白與大白相對當卽旗之爲物制者與旐物爲小綏可互證素質之旗葢亦卽小白也

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杜注云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

案此少帛即小白亦即旗物帛白字通（本王引之說）杜依本字

爲釋未塙（史記衞世家集解引賈逵說同即杜所本）綪茷疑即旐物（詳後釋爾雅旐旆）

猶士喪禮銘旌之用經旆（文從今）杜注亦失之旆旌疑即大

旂以諸侯之正旗故直稱旆旌不箸旗名孔疏謂大赤即

是旆茷言旂尾旆言旂身則合綪茷旆旌爲一不知旆爲

綪旐之帛不得繫之旆也

釋旞旌第三

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全羽析

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

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

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

賈疏云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

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旞旌之下亦有旄旒而用絳帛
也
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
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
用也其曰旞曰旌則以有羽者爲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是也道車謂象路斿車謂革路木路鄭君解斿車專云木
路於五路遺其一左氏春秋帥斿闕四十乘謂斿車之補
闕者是革路亦名斿車旞旌皆張縿幅屬旒焉畫於縿如
日月爲常以下
案金說是也注云九旗之帛則鄭謂旞旌亦有縿可知但
不知其爲五旗之通制亦有畫章則其疏也賈氏前一說
謂旞旌直有羽無斿鄭本無是義也

夏采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云故書綏作禭杜子春云當爲綏禭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旂有是綏者當作緌字之誤也緌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者

金榜云夏采乘車建禭復於四郊禭當爲旞說文旞亦作禭因訛而爲禭杜子春改綏鄭君又讀從緌皆非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云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旞之譌言其旞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異於生失之矣

案金說亦是也據夏采注說則鄭謂虞制有無旒之緌明周時除大喪外不用無旒之旗其說雖不塙然可證鄭謂

旞旌非直有羽無帛矣孫叔然說旌亦有旒縿郭景純說同並本鄭義詳後

又案九旗自五方正旗外餘皆諸旗通制旞旌當如金說即就五正旗注羽以示別異未有無帛者旌之無帛者鄉射禮謂之翿旌詳後非九旗所用自鄭誤謂旞旌別爲一旗有帛無畫章賈疏又并謂無帛詩干旄左成十六年孔疏說並同於經皆不可通金氏始攷正之其說不可易也

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郭注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干旄疏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干首又引孫炎云旂之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

說文㫃部游車載旌析羽注旄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從㫃生聲

金榜云析羽爲旌亦有注犛牛尾者故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左氏春秋又謂之羽旄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

會是兵車之會故載羽旄又名爲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

釋周禮大閱治兵旗物弟四

司常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王念孫段玉裁阮元並謂當作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當作帥）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當作帥）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大閱王乘戎路

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當作帥都載旜鄉家今本誤遂今正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鄭注云軍吏諸軍帥也師當作帥都遂大夫也鄉遂當作家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衞王也凡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

中冬教大閱鄭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

案四時肄兵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其旗物並同

大司馬著治兵之旗物司常著大閱之旗物兩經亦本不異唯以經文有錯綜參互注疏家咸不得其解今略辯之蓋司常大司馬兩經有同文有異文有錯文如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大司馬亦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此同文重出也司常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而大司馬則云百官載旗明孤卿所建爲旗之旜大夫士所建爲旗之物聘禮使卿云載旜卽旗旜也其注引蓋當爲旞雜記大夫士行死於道以其綏復綏卽旞之借字則卿行道亦載旞矣而大司馬百官載旗亦兼含旜物可知也司常云帥都建旗而大司馬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旜帥爲軍將卽軍吏之最尊者明軍將及大小都所建者爲旗旜軍將皆命卿大小都依鄭大宰載師注亦爲公卿王子弟所食采邑此與孤卿建旜等差亦正相應其師帥以下軍吏雖亦同建旗而當爲物經雖無文可約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大

司馬云鄉家載物州里即鄉明州里所建爲旟之物而鄉

大夫爲卿則雖亦建旟而當爲旜經雖無文亦可約推也

至家爲家邑當與都相對以都建旗旜例之則家雖與鄉

同建物家邑爲大夫采邑此與大夫士建物文亦相應而所建之物實當爲旗而

非旟亦可約推也此皆異文互見也司常云縣鄙建旐而

不及郊野大司馬云郊野載旐而不云縣鄙縣鄙爲公邑

郊爲四郊野爲六遂亦含有公邑兩職詳略異而義足互

相備此錯文偏舉也蓋兩經文雖歧互苟知旜物爲諸旗

通制則無不斠若畫一而卿以上建旜大夫以下建物實

禮經徽號之大例學者以此例校之可以得其會通矣

又案司常大司馬兩職所建旗物本同而自王與諸侯師

都外文多錯異如司常孤卿大夫士即大司馬之百官司

常之州里郎大司馬之鄉司常唯有帥都而大司馬則又有軍吏及家司常有縣鄙而大司馬則別有郊野文雖似並互而義實相備鄭君不得其條理故多誤解如帥都帥當爲軍將都當爲大小都（都略本江永說）而鄭合爲一於司常則釋爲六鄉六遂大夫於大司馬又謂專屬遂大夫（因鄉家經別見）也鄉家當爲六鄉及家邑而鄭亦合爲一而釋爲六鄉大夫縣鄙當爲公邑（略本吳廷華說）而鄭釋爲六遂之屬與州里爲六鄉之屬互約言之郊爲四郊之吏本在六鄉之外而鄭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皆於經不合賈疏及詩干旄孔疏推衍鄭義釋鄉遂吏建旗互約之文復多舛互皆不可通其說甚繇舛不悉箸也（並詳周禮正義）

又案司常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爲旗物之通例凡五正

旗不論所建爲何而自卿以上皆屬旜大夫以下皆屬物
區畛較然雜而不越自鄭以旜物別爲旗在五旗之外而
經文遂不可通故同此帥都也何以忽而載旜忽而建旗
孤卿大夫士同此百官也何以忽而旜物異建忽而又同
載旗其他差迕甚多鄭知其難通遂謂司常大閱異於大
司馬治兵爲空避實又以大閱之孤卿大夫士爲但奉王
政教治兵百官則以屬從王皆肊說無徵又巾車大白大
麾卽五旗之旗旐而鄭謂各別爲旗賈疏又引鄭志荅趙
商問巾車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而大司馬治兵王
載大常之異云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
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麾夏之正色春夏尚生
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

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其說尤牽强殊不可通金輔之知鄭說之誤而又謂司常爲平時建旗不冡大閱爲文創趾適屨其爲違失經義一也

又案司常經文敘九旗以旜物次常旂之後旗旟旐之前者以旜尊物卑常旂爲王侯之旗卿大夫以下不得建疑唯有旜而無物旗旟旐三旗通於卿大夫士則旜物兩有故經列旜物於五旗之閒葢亦錯文以示别異古經文例變化不拘故常而皆有微意精義於此可見大司馬治兵章敘次與司常同唯以旗列旜物前則文偶不次不爲義例也

五旗旜物等差表 附

日月爲常			交龍爲旂
常旜通縿帛不注羽巾車大常	金楠說王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建大常不注羽	巾車陳路玉路建大常	旂旜通青帛不注羽巾車大旂
常旜旞注全羽	巾車道車載旞注云象路王以朝夕燕出入	夏采大喪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金楠說綏卽旞	旂旜旞
常旜旌注析羽	巾車府車載旌注云木路王以田以鄙金楠說兼革路以卽戎	司常大閱王建大常大司馬治兵王載大常	旂旜旌
常物未聞			旂物未聞

		鳥隼為旟	
陳路金路建大旂		旗旜通 赤帛不注 羽巾車 大赤	陳路象路建大赤
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	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以其綏復 案綏卽旞	旗旜旞	聘禮使者載旜 案使者卽卿
大閱諸侯建旂 治兵諸侯載旂	鄉射記國君射於郊以旌獲於竟則獲旜 案依注於郊大射於竟賓射	旗旜旌	大閱孤卿建旜 治兵百官載旗
		旗物 雜 帛不注羽	
		旗物旞 注全羽	
		旗物旌 注析羽	大閱大夫士建物 治兵百官載旗

	熊虎為旗			
	旂旜通素帛不注羽巾車大白	陳路革路建大白		
士喪記薦乘車載旜注云攝卿	旗旜旞			
大閱州里建旗案鄉大夫鄉當建旗旜	旗旜旌		大閱師都建旗治兵師都載旜治兵軍吏載旗案軍將命卿師帥大小都長咸都	
	旗物周書史記小白左傳作少帛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案當用旗物旞	旗物旞			
大閱州里建旗治兵鄉載物說文物州里所建	旗物旌		治兵軍吏載旗案師帥中大夫以下至伍長下士並建旗物	治兵家載物

	龜蛇爲旐			附旐物旆
	旐旜通 繡帛不注 羽巾車 大麾王 御大綏	陳路木路 建大麾		
	旐旜旞			
大司徒大軍 旅田役大司 馬春旗以旗 致民鄉師時 田以大旗致 衆庶遂人以 大旗致野役	旐旜旌	天子田獵 下大綏		
	旐物王 制小綏			
	旐物旞			
	旐物旌	諸侯田獵 下小綏	大閱縣鄙 建旐治 兵郊野載 旐	縣鄙郊野 不命之士 無物蓋載 旐旆

五旗縿斿度數表附

旗名	斿數	縿長	縿廣	斿長	斿廣
大常旜	十二斿	長三尋二丈四尺依杜佑說一幅長一尋則五旗當同度未知是否	七尺二寸	長三尋依孫炎說旒旐推之依士喪禮銘旌推之當六尋	六寸以十二乘之分布七尺二寸適盡
大旂旜	九斿	長二尋半二丈	六尺	長二尋半依銘旌推之當五尋	六寸以九乘之得五尺四寸分布六尺不盡六寸
大旗旜	七斿諸侯及孤卿大夫士各依命數今不具列下同	長二尋一丈六尺	四尺八寸	長二尋依銘旌推之當四尋	六寸以七乘之得四尺二寸分布四尺八寸不盡六寸
旟物	同	同	同	同	同

大旗 旜	六斿 輈八 說文作 五斿	長尋半 一丈二尺	三尺六寸	長尋半 依銘旌推之當三尋	六寸 以六乘之分布適三尺六寸盡
旗物	同	同	同	同	同
大旐 旜	四斿	長尋 八尺	充幅二尺四寸	長尋 依銘旌推之當二尋	六寸 以四乘之分布適二尺四寸盡
旐物	同	同	同	同	同
旐旆 附	一旆	長尋	充幅二尺四寸	旆長尋 孫炎說 依銘旌末推之當二尋	旆 以銘旌末推之當亦二尺四寸

案五旗縿斿長廣之度禮經無見文唯爾雅說旐云緇廣充幅王制孔疏說帛幅廣二尺四寸長尋孫叔然注說旆亦長尋見後是與縿等則斿長亦當同也斿廣無文以龜旐四斿推約之每斿蓋廣六寸分布縿末四斿合之適盡二尺四寸之幅廣今姑以是為根數各以半度相益推之由旐縿長一尋益半尋為旗長一尋有半再益半尋為旟長二尋再益半尋為旂長二尋有半再益半尋為常長三尋也依孫說縿斿長正等而依士喪禮銘旌經末倍於正幅則諸旗斿旆之長似皆當加一倍今未能定姑兩存之其縿廣亦自旐充幅二尺四寸益半幅為旗廣三尺六寸再益半幅為旟廣四尺八寸充二幅再益半幅為旂廣六尺再益半幅而為常廣七尺二寸也充三幅以每斿六寸注縿末常十有二斿旗

六斿旒四斿分布之皆適盡其縿廣唯斿九斿旗七斿分布其縿不盡者六寸又巾車輈人所說斿數皆天子制諸侯卿大夫士各依命數差降其斿數亦減則皆不盡正幅之廣也此雖無正文而以分率推約似尚可通故爲表以明之俟學者詳焉

又案依司常賈疏引禮緯及廣雅說旌旗之杠士三仞今據銘旌縿長推之則旒長三尋與杠長正等而廣充幅則易仞爲咫也幅廣三咫以此次之天子杠九仞大常縿斿其長九尋與彼亦相等而廣七尺二寸亦正符九咫之數比例並相合但諸侯七仞卿大夫五仞以旂旗長廣之度校之則不盡合耳

又案通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錦綢之以

絳帛一幅爲縿附於杠畫龍於縿上又屬十二斿於縿首長十二仞每斿皆畫交龍十二今攷大常用纁帛爾雅有明文杜云絳帛乃沿鄭司常注之誤又斿屬於縿末大行人注云斿其屬縿垂者也不當屬於縿首此說尤誤國語齊語韋注云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韋以斿爲屬縿旁亦不垢又依杜說則常縿長亦止一幅卽與爾雅旒長一尋同蓋謂五正旗之縿長並同而斿長十二仞較之杠長猶多三仞縿既太短斿復太長覈之漢魏舊說亦並不合不知何據

釋爾雅常旜旐旆弟五

爾雅釋天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郭注云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絳也縿衆斿所著畫白

龍於縿令上向練絳練也用纂今本作綦誤從釋文或本正組飾旒之邊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

案釋天此章即大常之旜也金榜謂纁象中黃之色其說甚塙司馬法云旂周黃人之道也即指大常言之明常旜二旗並周之特制也常旜有縿有斿而同爲纁色所謂因章曰旃詳前釋旜物郭注謂練旒亦用纁是也而說因章爲不復叠見前則沿鄭司常注之誤

又案凡旜縿斿同色而大常陞龍獨用素者取其易辨識也旗物之有畫章所以相別異若纁縿之上更以纁爲陞龍則遠望之縿章同色易眩觀瞻於理不可故必用素爲之此與因章之義不相破也

又案依爾雅說大常之龍章即箸於縿郭云畫白龍於縿

之上是也詩大雅六月孔疏引孫炎釋錯革鳥曰旟云畫急疾之鳥於縿也說亦不誤而郭於
有鈴曰旂注則云畫交龍於旒殊誤據覲禮鄭注謂大常
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則正章必畫於縿附章
或有畫於斿者不得如郭氏說也
金榜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旒爾雅不言日
月下又云練旒九葢周秦閒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
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旂九斿天子之旌
案金說是也荀子禮論篇史記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斿
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亦云魏王行王禮建九斿並以九
斿屬王旌葢皆戰國時沿襲之誤也大常畫交龍故升降
兼備釋天止有陞龍無降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覲禮賈
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

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白虎通引傳文承大旗之下似郎據旗章言之謂天子大常唯有升龍諸侯大旂唯有降龍與周禮說小異賈彼疏謂彼引傳據龍袞而言於文義似不甚合也（合本白虎通義無此文）

又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見詩（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緇黑繒也帛續旐末亦長尋詩曰帛旆英英是也）

郝懿行云充終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然則旐之制以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爲之也

案此卽畫旐之制鄭司常注謂九旗同用絳帛而援此以釋檀弓喪禮之旗蓋以用緇者爲喪旌其義非也凡旐旜縿斿皆用緇帛故史記秦本紀謂之皁斿此繼旐之旆卽

物之別制當用襍帛攷左定四年傳有綪茷襍記注作蒨茷茷旆之叚借字說文糸部綪赤繒也疑旆旆當以赤繒爲旆士喪禮銘旌亦以緇爲正幅而經末即儗旐旆爲之赤經色同旆末字通可相比例也考工記畫繢之事云赤與黑相次也詩小雅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蓋鳥章爲旟旟白旆爲旐物二旗不同毛釋甚分明但據其說則旐又有用白爲旆者畫繢云白與黑謂之黼然則雜帛者蓋無定色之稱與正幅之縿必應方色異也孫炎引詩又作帛旆則今本毛詩白或當爲帛之誤未可定耳

又案正旗凡五釋天有其四唯無熊虎爲旗一句近郝懿行則據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有此四字今攷廣雅釋天有此文爾雅本有張揖而必不重出薛張同時所見本當同西京賦注偶誤記耳

此二旗特詳又旐亦有旜而獨釋物旆之制者蓋五旗以

常爲最尊旐爲最卑於尊者舉旜卑者舉物取其可互相推約文不具也

又案説文勿部謂勿三斿明物亦有斿此易斿而以旆繼旐者乃旐物之別制也凡五旗斿數不同葢皆充縿之廣分注之於末如旐縿廣充幅二尺四寸四斿則每斿六寸分綴縿末適滿也若然三斿則不盡者六寸二斿則不盡者尺二寸一斿則不盡者尺八寸廣狹相懸似不雅觀或當略增其度以充正幅之廣與

又案此旐長一尋旆長經無文依孫叔然説則縿與旆長正等合上下止二尋然依士喪禮銘旌末倍正幅杠長三尺則旆長亦當倍正幅與杠長相應疑此旆亦當長二尋合旐爲三尋旐旆亦士所建鄉射禮獲旌杠長三仞廣雅

釋天說旌旗之杠士三仞咸足以相證孫說恐不盡塙也

又案左昭十二年傳云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杜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旓也此旆爲垂旓之通語與繼旐之旆不同然亦旆屬旐末引申之義也僖二十八年傳亾大旆之左旃彼大旆爲晉君所建當即大旃則又段爲旌旗之通名

說文㫃部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游旌旗之流也旛旛胡也謂旗幅之下垂者今本挩此七字段玉裁據集韻類篇韻會校增糸部縿旌旗之游所屬二字依段校增也

公羊宣十一年何休注云繼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

釋名釋兵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

案許何劉釋旐旆咸本雅訓劉云白旆者據詩六月文其
日殷旌者葢以白旆爲小白也孫叔然引詩白作帛諦釋
釋名以帛繼旐之文疑劉所據本或與孫同其釋物義略
本何劭公但何說旆如燕尾乃據旆末言之劉以此通釋
物制又以繼末爲緌邊並與何恉舛異似誤以正幅之重
牙爲旆也許書旐胡亦卽旐旆之別名並詳後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
云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
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
明堂位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
云緌亦旌旗之緌夏韜其杠以練爲之旐殷又刻繒爲重牙
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大喪葬

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從遣車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案鄭禮記注亦據雅訓爲釋又釋崇牙爲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釋名雜色綴邊如燕尾之說似即隱據彼文但彼重牙謂縿側刻出爲櫨牙實與燕尾不同而何邵公所謂如燕尾者自是旒末之施又非正幅之飾不可傅合爲一又左傳昭十二年孔疏謂九旗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其單前之旆當如郭氏燕尾之說此又兼用劉郭諸家之義而調停之不知諸說本不同強爲牽傅必不可通也

又案檀弓所說即喪禮乘車所建之旌猶士喪禮乘車建旃（士當建物此建旃者鄭云攝卿是也）孔子爲魯大夫當用旗旜（亦攝卿）而設旐者蓋公西華欲備三代之制以示殊異故不用恆禮與

又案檀弓鄭注據爾雅以釋旐制而改定其文云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其雜通有三釋天所云本屬旐之正幅言之今云旌之旒則與屬末之旆混殺無別其雜通一凡九旗皆用帛釋天所謂緇者亦本謂緇帛鄭以喪葬所用改帛爲布與恆制不合（士喪禮銘旌用緇經爲之經注並不著布帛未能定也）其雜通二一布帛之幅本不同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則廣二尺四寸今以布易帛而仍其充幅之度文雖無改而廣已殺二寸矣於古亦無徵其雜通三也葢鄭意旐當以絳帛爲縿而以用緇爲喪旌之專制故其說如是不知五旗配五方緇自是旐之正色非喪禮也

又案五旗之斿皆依命數二斿以上分布縿末中雖有疏密閒隙而其左右皆得緣縿兩側整齊無闕至一斿則與

正幅廣狹懸殊綴之縿末兩側餘地不盡者甚多未審其制何如至旐物別制易斿爲旆以士喪銘旌末與正幅同廣三寸推之疑旆亦當於縿末綴以與縿相等之帛如旐正幅廣充幅則旆亦廣充幅也以其一旆與一斿略同嫌其猾掍故爲燕尾以示別異蓋侈其旁以求方整而刻其端以辨等衰義固各有當矣士喪不命之士無物其旌爲旆從仐文則旐旆當亦不命之士所建蓋不命則無物如遂吏之鄰長而在軍領眾又不可無以爲之表識故擬旐物而小變之因謂之旆國語吳語夫差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以彼文推之將軍載常蓋即旗旜通言之五旗皆得稱常大行人說五等諸侯建旂皆曰常是也嬖大夫建旌蓋即旗物之屬斿而注析羽者官

師建肥胡文選吳都賦作祀姑誤蓋卽旗物之屬旆者惠士奇謂肥胡爲卽司常注之小微識被之身者與說文不合恐非是韋昭注云肥胡幡也說文以旛胡爲旌旗之下垂者旛胡卽肥胡亦卽緌旌之旆也段玉裁謂旛胡卽旗之正幅誤說文冈部云胡牛顄垂也旆緌旃末下垂而長與獸之顄胡下垂相似故有肥胡之稱矣吳語官師亦見祭法爲中下士之通稱吳語又云官師擁鐸卽大司馬職所云兩司馬執鐸周禮兩司馬以下士爲之侯國降於天子或用不命之士故建旌旆與

又案旌旆爲不命之士所建以士喪銘旌決之殆無疑義不命之士唯六遂之鄰長萬五千八員數最多師田作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爲六鄉之副則治兵大閱遂吏自當在軍至四郊公邑之吏周禮敘官無明文要其職秩必不得踰遂吏則其不命者蓋尤多內百官亦有不命之士然員數不多且不必皆與師

田之事故大閱縣鄙建旐鄙卽公邑治兵郊野載旐郊卽四郊野兼六遂公邑明五旗以旐爲最卑知凡遂郊公邑之士皆建旐物其一命以上各以命數爲物之斿不命之士則皆以旆易斿故自爾雅以後毛許何劉諸儒率以旆繫旐言之明物雖爲諸旗之通法而易斿而旆則爲物之屬別其制至略而等尤殺唯旐有之它旗悉無是法故得專繼旐之名以王官論之不命之士員數既逾萬侯國降於天子數當亦不少則旐旆雖卑而建者實較它旗物爲尤眾故詩詠師田書及之矣

釋鄉射禮獲旌弟六

鄉射禮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云旌物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

也無物者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翿旌也翿所以進退衆者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今文糅爲縚韜爲翿文云君國中射則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以旌獲於竟則龍旜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翿旌以獲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尙文章也通帛爲旜士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爲旌以獲無物也

案獲旌各以其物卽司常王建大常以下是也唯不命之士無物則獲用翿旌徒有羽而無縿斿與九旗之旌異若然諸侯當用交龍之旂大射於郊用旌獲旌卽謂旂旜之注析羽者於竟與鄰國君射用龍旜則卽旂之爲旜制者

此旜有畫龍則通帛非無畫章之謂此其塙證矣鄭本謂旜通帛無畫章而於龍旜則不能守其前說而云尙文章以斡旋之蓋以爲旜之別制不知旂旜正法本有畫章也上郊射所建旌亦卽旂旜此不云旌則疑是不注羽者抑或注全羽之旞亦未可知凡行道則建旞雜記國君道殯用綏復綏卽旞也詳前釋旞旌君在竟用行道法故容有用旞矣諸侯以龍旂爲物而國中射用翿旌者燕射禮輕蓋不必建其物也司常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者此翿旌止用朱白二色或亦禮之降殺故不具五采與

又案鴻脰在杠上其制未聞以意推之當是杠首橫木衺曲上出其形與鴻脰相似蓋以繫弧韣及羽旄之屬凡旗

正幅並以弧張之輈人所謂弧旌枉矢觀禮記所云弧韣旂是也張弧之廣葢與縿度正同若然五旗大常最廣縿廣約有七尺零張弧亦如之則繫縿橫木末必有二尋之廣竊意記云二尋葢謂杠耑并鴻脰之處用帛韜之即爾雅所謂素錦韜杠鴻脰以理推之必不過數尺故知二尋者必并杠言之也古者度廣曰尋度深曰仞同爲八尺說文八部仞伸臂一尋八尺鴻脰橫出宜用度廣法故不曰二仞而云二尋耳鄭以仞爲七尺與尋異度非古義也鄭說仞七尺之誤金鶚辯證最析詳求古錄禮說

釋士喪禮銘旌第七

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亾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鄭注云銘明

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㠯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今文銘皆爲名末爲旆也杠銘橦也

賈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

司常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九仞廣雅釋天云天子杠高九仞以下文並同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小說疏說略同

案凡喪禮銘旌各用其生前之旗物爲之周禮司常大喪共其銘旌注云銘旌王則大常也若然經云各以其物者謂命士以上生前有旗物者孤卿卽以旜爲銘旌大夫士卽以旗物爲銘旌也其云無物者則別據不命之士言之

不命故無物而比儗旐物爲之此雖與正旗不同而可據以推旐物之制蓋緇爲旐之正色此緇長半幅所以儗旐之縿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所以儗物之旆今文直作旆字尤可證旆末義略同而凡旐物之旆亦卽旗之末可知矣旐無論旜物皆用緇帛銘旌之爲帛爲布經注無見文以檀弓注推之則鄭意喪旌當易用緇布而旌末亦當用經布此末知是否要可證雜帛之制爲上下異色非唯飾側也正幅長一尺而末長二尺是旆之長倍於縿而杠之長與縿旆之和數正等禮緯及廣雅釋天說旌旗之杠並云士三仞銘旌之制賈謂易仞爲尺則是八尺正旗之長而取其一也旆之廣三寸者旐物之度廣充幅帛幅廣二尺四寸今取三寸者亦八分帛廣之一與易仞爲尺分率正

合又其末疑亦當爲燕尾禮文不具也凡旜物皆有章而斿旆之數各依命數王之下士一命（大宗伯典命鄭注旜）物宜一斿爲最少此不命之士則無命數可視故擬物爲之無章而止一旆其制宜爾也鄭賈謂旜物並無章是直以不命之士銘旌之制爲孤卿大夫命士之旗物其誤明矣

又案賈疏釋注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兩邊除二寸而言之則賈意銘旌用布卽隱據檀弓注義而小祝疏釋此經又以經末爲赤色緇與此疏義迕蓋經注無明文賈亦不敢決也